

小建築

每一個老家附近的街上，都有個小小的鋪子，這些一個一個的小房子裏充滿故事。小小的店面，小小的窗口，藍紅條紋旋轉的招牌，一個梳著油頭的理髮師，雙手交叉站在街口，身邊瀰漫著明星花露水的空氣。彷彿門一打開，裡面裝滿鄰里間的小道消息，愛恨情愁。知道他過世的消息，已經是三年後。一個尋常假日的早上，在老家附近的美而美，等待火腿蛋的片刻。鐘太太面無表情地告訴我，老鐘走了。

老鐘是誰？街角一個小理髮鋪子，門口玻璃上用卡西德貼著大大三個字標楷體「鐘髮廊」的老闆。鋪子很小，只有三張理髮椅子跟一條走道，他跟太太一家四口就住在樓上加蓋的小房間。洗頭的水槽是用淺綠色的馬賽克包覆的，看材料形式的話，我估計已經有二十年了。剪髮完洗頭的時候要自己拿著塑膠水管自己沖水，有時候冬天特別冷，老闆娘一邊看著連續劇一邊忘記開熱水，我則會冷得叫出聲音來，老鐘就會用我聽不懂的家鄉話警告老闆娘。印象中白色的理髮制服總是被老鐘的肚子撐得飽滿。十七歲給老鐘剪髮，一剪十五年，除了過年他會略帶靦腆地跟我收五百元，其餘時間都是兩百五。老鐘跟我差二十五歲，最大的孩子是我國中學弟，當然，差了五屆以上。

剪髮是很奇妙的事情，其實我們沒有直接的交集，常常是他剪我的，我想我的，只是剛好動作發生在我的頭上。理髮店窗外車水馬龍，只有我們的店內則像是個靜止的小江湖，過程中我們有一搭沒一搭的交談，如同武俠片之間的對峙，像個必經的儀式。老鐘是個老菸槍，我靠著充滿煙味的口氣判斷他站在我的左側還是右側，搭配著七指的剪刀聲，節奏感俐落的敲打平板梳子。在我還有頭髮的年代，大衛貝克漢的髮型十分流行，一般而言我們會花十分鐘左右完成，他則在這十分鐘隨性的聊著。有時罵罵兒子不讓他借用新買的手錶，有時抱怨老闆娘愛跟早餐店阿姨說三道四，或著婚姻如何如何限制，年輕的時候如何如何不羈。遇到興致來了，他還會教我兩招如何跟老婆相處的方式。比如有次老闆娘晚上打呼把他吵醒，他得意的絕招就是給她一拳以後裝睡。婚後我沒有學到他的一招半式，但經過街角總是想起他那天下午得意的笑容。

老鐘很愛釣魚，他說十五歲開始養家，釣魚是他唯一可以安靜輕鬆一下的時間，多晚多累他都會去，表情興奮得像個孩子。現在，他可以慢慢安靜地享受了。每天經過的街頭，每一個映入眼簾的場景，曾經吵吵鬧鬧的瞬間，原來都在家的旁邊。我常常會想起這個街角的理髮師，宛如一個老朋友。



林彥穎。林彥穎建築師事務所之主持人與YEN Partnership Architects共同主持人。畢業於淡江大學建築系，榮獲傑出設計獎畢業，並具有台灣之建築師與室內設計師執照。目前於淡江大學、中原大學、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兼任指導建築設計課程。2004年獲得228國家紀念公園國際競圖設計首獎、2007與2011年獲得TID台灣室內設計大獎、2012年獲得中國建築藝術年輕設計師獎、2014年獲得HKDA香港設計協會住宅空間獎之優秀獎。曾參與台北市捷運局中山藝文公園規劃設計，國立台灣博物館工程等重點項目。在文創領域中也試圖以多元的角度切入設計本質，目前為林彥穎建築師事務所之主持人與YEN Partnership Architects共同主持人。